

享受拼圖的樂趣，體會過程的重要

王櫻芬*



從來沒想過會得傑出獎，所以至今仍有些難以置信。最高興的是能為音樂學界爭一口氣，讓這個弱勢的學科終於得到肯定。恰巧今年我的研究也正好告一段落，加上過去總是默默耕耘，很少有機會跟音樂學以外的學者分享我的研究，所以想先談談我對研究的態度，再回顧我的研究軌跡和心得。

回想起來，我對研究的興趣可能跟我從小喜歡玩拼圖有關。我喜歡拼圖，是因為我享受拼圖的過程，尤其是找到那個 missing piece 時的快感，而非結果。

同樣的，我喜歡做研究，是因為做研究就像在拼圖一樣，必須從每片材料中的蛛絲馬跡去找到線索，然後發現片與片的關係，最後拼湊成圖，找到答案。所以材料是我研究的核心，理論只是輔助的工具。

我喜歡做研究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我非常喜歡學新東西，而研究讓我

*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科技部人文司藝術學門召集人



可以不斷的學習。知識的吸收和追求，就是我做研究的最大動力。有朋友笑稱我是「學術過動兒」，似乎是蠻貼切的形容詞。因為一旦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新材料，或是令我興奮的新研究趨勢，我就會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我是一個隨興的人，不擅長也不喜歡事先規劃，而且很容易對很多事物產生好奇心，所以我的研究往往是隨著新材料和新研究趨勢的出現而跟著感覺走。也因為我一直很幸運，所以能不斷發現新的材料和研究趨勢，並且與自己的研究興趣結合。

很巧的是，我從 1983 年開始做南管研究到現在，前後 33 年，竟然剛好就在差不多一半的地方出現了分水嶺。2000 年之前，我的研究以南管為主。2000 年之後，我轉向日治時期臺灣音樂史的研究。更巧的是，這兩大階段又各分為兩半，而且每半幾乎等長。冥冥之中，似乎一切自有安排。

1983 年春，我的指導教授要我試著以南管作為期末報告題目。當時我對南管一無所知，甚至沒聽過有南管這種音樂，卻不知原來自己很幸運地找到了一生挖掘不完的寶庫。

剛開始接觸南管時，我感興趣的是南管樂理。我想知道，同一個門類下的不同南管曲子究竟有什麼共通的特徵，讓它們都可以歸屬在那個門類之下，但是又可以如何變化卻不至於影響它們作為該門類曲子的 identity。這是我碩士和博士論文處理的問題，而我使用的方法是透過南管曲譜的分析，試圖了解南管曲目的分類系統，以及南管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創作過程。

1992 年回臺任教之後，我開始把南管放回臺灣的脈絡重新認識它。因為參與政府的一些計畫和審議工作，我注意到政府的介入對於南管生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1995 年左右，由於對音樂社會史和地方音樂史產生興趣，因此開始探索臺灣南管過去百年來的發展與文化政策和社會變遷的關係。但是當時我對臺灣史所知有限，對於臺灣音樂史料也才剛接觸，再加上過去缺乏史學訓練，因此除了仰賴口述歷史外，很難有所突破。1996 起，我重拾之前碩博士論文的研究，並將材料從已出版的南管曲譜延伸到南管手抄本，也將收集範圍擴大到澎湖和菲律賓（甚至緬甸）。但是由於我分析的曲子已經很少有樂人能夠演奏，而純粹從曲譜去分析而聽不到實際的聲音，讓我感到索然無味。更重要的是，做類似研究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很難找到對話的對象，讓我更感到無力。

就在我的南管研究遇到瓶頸時，1996 年秋的一趟日本之行為我帶來了新

的契機。當時我為臺大籌辦的音樂學研究所剛剛成立，而在思考其定位和方向的過程中，我對臺灣甚至整個東亞的音樂研究學科史產生好奇，所以便趁日本之行拜訪前輩，請教音樂學傳入日本的過程，也因而認識了劉麟玉。透過她的引介，我開始接觸日本音樂學界中生代的著作，看到他們對於戰前日本音樂學者調查活動的反思，深受啟發，但是也發現他們大多忽略了這些前輩在臺灣的調查。

2000 年，我嘗試以戰前日本音樂學者的臺灣音樂調查為題，做了前導性的研究。隔年，劉麟玉邀我一起整理黑澤隆朝臺灣音樂調查的檔案資料，正式開啟了我的日治時期研究。我好奇的是，為什麼日本音樂學者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要進行臺灣民族音樂調查？音樂調查跟戰爭究竟有什麼關係？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利用各種史料和田野訪談，還原黑澤調查的始末和成果，並嘗試從戰爭和殖民的角度以及原住民音樂調查史的脈絡，重新解讀其代表的歷史意義。同時我也利用黑澤資料和其他史料，探討戰爭音樂體制下漢人音樂的禁止和「復活」以及原住民音樂在日治時期的變遷。透過這個研究，我充分享受了拼圖的樂趣，並深刻體會到過程的重要，因為如果不了解黑澤調查的過程，就無法對其調查的結果做出適切的解讀。

2008 年，經過八年努力，我終於將我的黑澤研究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 CD。這套 CD 收錄了 1943 年的原住民音樂和漢人音樂，並附上中日英語唱片解說，其中有不少曲子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錄音，非常珍貴。

2009 年起，我從黑澤研究延伸到唱片和廣播的研究，並以歷史錄音和報紙作為主要材料，而這也恰好呼應了國際學界有關歷史錄音、唱片工業、聲音研究的新興研究趨勢。在臺大圖書館和唱片收藏家的協助下，我展開閩臺東南亞南管 78 轉唱片的收集研究，也透過唱片聲音的分析，試圖「聽見」日治時期臺灣樂人的音樂觀念和創作行為，其中還包括了南管樂人創作的臺語流行歌，非常有趣。

2012 年，我因為有幸取得三份新出土的唱片檔案資料，終於在唱片工業研究上有了重要突破。我利用這些材料並配合其他不同史料，重建出日治時期古倫美亞臺灣唱片的產製過程，並推論其產製策略。這些發現不但改寫了過去對當時臺灣唱片工業的認知，更讓我再度體會到拼圖的樂趣和了解過程的重要。

2014 年，我把過去的研究整合起來，並加上我對南管廈語電影的研究以



及新發現的新加坡報紙材料，為文探討南管百年來在閩臺東南亞閩僑社群之間的傳播媒介和地域互動關係。這篇文章寫得非常辛苦，經過不少波折，終於在今年四月刊登於英國的期刊。這是我研究生涯重要的里程碑，也代表對我過去研究的一個總結。

同時，我與臺大圖書館合作多年的「臺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也已大致完成，其中收錄了 35 筆報導、二千多萬字的詮釋資料，現在正在做最後校對。這個資料庫為日治時期臺灣音樂生活史的重建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是因為牽涉到漢人、原住民、西洋、日本等不同族群的音樂，非常複雜多元，有待更多人投入，一起參與這場龐大的拼圖工作。

接下來除了持續過去的研究，我希望能做一些與社會有較直接連結的工作。同時我也想嘗試跨領域研究，希望能回答一些有關音樂與身心的基本問題，尤其是我長久以來深感興趣的節奏／節拍／律動相關議題。

最後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我會透過研究，繼續享受拼圖的樂趣，體會過程的重要，也希望臺灣音樂學的研究能讓更多人看見。